袁东升：镜头里有古城烟火

□记者 杜欣 通讯员 李涛 文/图

11月的古城淮阳，晨雾笼罩龙湖。凌晨时分，一道身影早已架好三脚架，镜头朝向太昊陵方向，常常静静等候两三个小时。镜头后的人叫袁东升，淮阳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。在淮阳本地，大家更习惯亲切地称他“那个拍照的”。这声称呼并非随意，而是40年扎根乡土换来的熟稔。从胶片到数码，时代不断更迭，他镜头的焦点却始终没有离开这片土地：赶会的大娘、弦歌台前的学子、泥泥狗艺人粗糙的手掌、布老虎摊位前舒展的笑颜，还有羲皇故都的落雪、龙湖的荷风、午朝门的红墙。他常说：“我不是单纯做艺术创作，而是在替淮阳建档。”



袁东升近照。

镜底存乡土

袁东升酷爱摄影，但与商业摄影不同，他从不计较功利。四季更迭，他踏遍淮阳所有乡镇：黄花菜成熟采收时，他蹲守地头记录丰收；老旧村落民居面临拆迁时，他第一时间前往留存原貌；疫情防控期间，他带着镜头走进医院、深入社区，不刻意渲染紧张氛围，专注定格白衣战士逆行的身影、门岗深夜的灯火和志愿者忙碌的身姿。

2023年，袁东升将珍藏40余年的百余张老照片无偿捐赠给淮阳区档案馆。这批藏品包含抗战时期影像、解放日庆典、老城土坯民居、首届荷花节等珍贵画面，约三成是此前从未面世的孤本。

有人为他惋惜：“这些照片办展览、出书，都能收获名气与收益。”他却淡然回答：“这些影像不属于我个人，它们属于淮阳。锁在自家柜子里，不如存入档案馆，让后辈看见祖辈生活过的这片土地。”

这番话并非客套。从箱底整理出来的底片不少已经泛黄发脆，他细心用宣纸逐一隔开，妥善封装进档案袋，独自骑电动车送到档案馆，连一口茶水都不曾喝。

慢里等光影

在淮阳摄影圈内，袁东升是出了名的“慢”。当许多摄影人忙着抢快门、追逐流量的时候，他更愿意耐心等待：等候穿过太昊陵殿宇的一缕光影，等候一场从容飘落在龙湖里的雪，等候画卦台老人稳稳插上香火的瞬间。

代表作《雨荷》前后历时三个夏天才拍摄完成。第一年构图不尽如人意，第二年光线达不到预期。直到第三年六月，一场骤雨过后，他凌晨五点赶到龙湖东岸。荷叶上的水珠尚未消散，晨光斜斜洒落，他顺势按下快门。该作品斩获周口市第五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，而他始终认为：“不是我拍得有多好，而是龙湖本就拥有这般景致，我只是没有错过。”

他拍摄的《荷花仙境》悬挂于北京西站、周口东站出站口，成为展示淮阳、宣传周口的靓丽视觉名片；作品《二月二龙抬头》定格太昊陵祭祖大典舞龙盛景：八方宾客齐聚羲皇圣地，传承伏羲厚重文脉。该作品刊发于《中国摄影报》，并入选平遥国际摄影大展。除此之外，《全家福》记录刘振屯镇夏楼村农家四世同堂阖家欢聚的幸福光景；《遍地黄花是金簪》定格淮阳特产黄花菜田间丰收的画面；《乡村戏场》展现基层百姓观赏戏曲的热闹场景；《铿锵玫瑰》记录疫情期间医护党员面向党旗宣誓的担当瞬间；《一人当兵，全家光荣》捕捉新兵入伍全家合影的荣耀时刻；《源远流长》呈现太昊陵民众拜谒人文始祖伏羲、传承根脉信仰的画面……

多年来，袁东升先后指导20余名摄影初学者。他开设的第一课，从来不是讲授用光与构图，而是带着学员穿梭老街巷陌。“先认识这片土地上的人，熟悉脚下的路，最后，再拿起相机。”如今，这批人陆续加入省、市摄影家协会，但他最为欣慰的，是他们的作品里始终带着淮阳本土的烟火气息。

影像助履职

作为淮阳区政协常委，袁东升有着独特的履职方式。别人撰写提案多依托文字，他常常附上实拍影像。在老街古树保护、广场景观布局、历史古建修复等议题中，照片不再是提案的点缀，而成为他参政议政的“第二支笔”。

2020年、2024年，他两次自费携太昊陵主题作品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。不携带货品，不做推介营销，只展出红墙古柏、朝祖盛会等系列影像，让全国各地上万名摄影人看见淮阳、认识周口。有位外地观展摄影师看完作品后向他询问拍摄地，袁东升答道：“河南淮阳，伏羲画卦之地。”对方感慨：“这片土地，有根。”

带学员外出采风时，他常说：“我教你们捕捉光影，首先要教会你们读懂人间烟火。”朴素的话语，是他40年乡土摄影之路最真切的感悟。



光影见初心

记者节前夕，记者与袁东升相约访谈。他反复表示，自己没有太多值得书写的事迹：“我就只是一个举着相机记录家乡的人。”访谈接近尾声，他拿出手机展示刚刚拍下的画面：清晨的午朝门，一束侧光落在琉璃瓦上，一只麻雀静静栖于脊兽之上。他端详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你看，它就静静站在那里。不必催促，不必追赶。”

这便是袁东升的摄影理念，亦是他为人处世的信条：不争先、不催促、不追赶，扎根生活沃土，静待合适的光影。相机会更新换代，像素标准会持续升级，但他按下的每一次快门，都是写给故土的信笺。陈州文脉生生不息，故土自有光芒，羲皇故都的落雪、龙湖不息的清风，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。